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

考異音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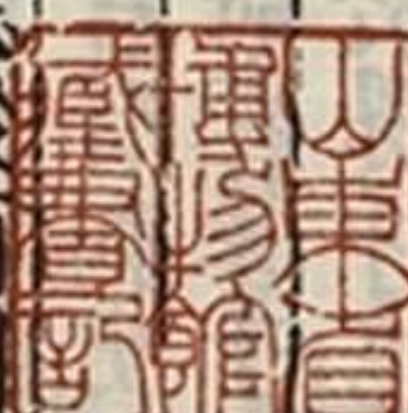
送董邵南序

南字或有不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
 懷抱利器鬱二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
 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
 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吾句以閣本作於吾云或作
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
為近之語勢已微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聖不成
字以予言九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
威德以警之則招徠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
其言論者詳之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帝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
 仁其二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
 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夫士或雖然幽遠之
 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
 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物無有辨字能自辨於縣吏
 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
 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怕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
 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
 刺史之難為也剡城辨字下或有不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
 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
 之榮而無其不為者將在於此乎能愈以駢字或俞管厚子
 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首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

少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无絲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或老二字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有入字又二年

益通三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

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

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

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

鄭序云愈與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

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童子豈或部人耶今按反字

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

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或作於禮成人

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巳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孝

者而勤乎其未孝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刺以以閣苑本定國本誦作

使今本并注更爲係其

亦始及五部童子也

路一子之相請贈與與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與士或自出或
去曾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
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中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

游乎儒名非是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

是可以與之游乎而名儒名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

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

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力將屠

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

贈焉元祐下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請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

粲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或作禮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

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

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

江河之所以流而護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而尊人生者養而死者藏

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或作禮於正

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休安而氣平堯以

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

屠者孰為而執傳之邪夫鳥倦而啄仰而四顧夫獸

深居而簡出懼物為之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今吾為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

何

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影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何身自切或作或疑或作或告或作告之字徐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詩外非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益或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去之処者非其類也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或於字於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暮下者金不尺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秘得字在尺字下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令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或而鎮或集誠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

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人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与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目及羣博乃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實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声實於天朝也作夫樂道人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聖序

或作送何序

何於韓同姓為近或作或與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

也吾為博士堅為生、博士為同道其洪堅也十年為故人
生與博士或作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
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有志字或堅道州八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此無賢字或道有湖南為靈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或字陽南
此謂揚是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靈道得堅為
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
比州服楊公之令陽州作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
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
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鳳下或作守或作使或无已字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
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或衡下之游或无高字衡之
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无字非是

燦音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柳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
下得三之一焉作如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上於元切又音善補日選也
蜿蟺也又蜿蟺也扶輿用如日扶輿倚
旁薄而鬱積也衡山之神既靈
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其
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柚之
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鬱上或補之而片也
當下或有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或曰柳字
或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或曰柳字
也其無不感弱浚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僻或曰柳字

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世吾所謂魁奇而迷
弱者邪或作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
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

吾少時讀醉鄉記謂以字或作弟也音
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
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後字或作
亦不為若顏氏子或作操瓢與簞曾參歌聲或作
天而或作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
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
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或作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

又以直廢或作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
識其子孫或作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
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
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

送孟秀才序或作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
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
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或作今將去是而隨峯
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疆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請之煩邪
其要在詳擇而罔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
吾惡吾將疆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隘而升堂又况其細

者邪

送陳秀才序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研必誠，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揚湖南門下，有於字，或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父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諸本向下有字，亦然。舊文意斷絕不相承，應知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引建炎奉使之印本，有題字云：用陳元巳所傳歐公定本，卷首引乃刪去此，一不字，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竟此字，此實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費因得釋去，舊疑當讀此於講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之，便謝本為多，而亦不遺，且字，豈亦不嘗見，真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亦

謂善其論云，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又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或有其字，以閣本。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方所為字大，而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此以閣本，分蓋引，蓋草書，然幸有它本，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或下

難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或曰荀子非十子，不能與之，庸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兼，一國不能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惟大史公書弟子傳有姓

名字曰馯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下或無之字名

子弓史記係子弘虞書係子弓反云商瞿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非書上或有師字太原王瑱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

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

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遲疾或作疾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

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

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

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

此謂唱和詩集一卷謂本一作藝拍非也王粲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之音或作是是故文章之作

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為志得因常侍揚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

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閣憔悴

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

材全而能鉅者也鬼神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在或作從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端也

元年元初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或自春字

江陵安得有愈嘗與借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

被詔告禮幽州德宗崩以備入其地逐勞之便里至每

進益恭或作押及郊司徒公創濟紅巾首許亦作袴握

刀左右雜佩左字為句以抗本力下有在字而讀連下

則當云左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

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謂本亦非矣左右弓韋服切韋

雜佩當自為一物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韋服切韋

衣也今被韋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韋其弓又曰交韋

左傳抽矢於之施弦與否於服矣此言韋其弓又曰交韋

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

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或無之心被此擡次第當有此向

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彼者不敢以主禮自居

之意當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曰復出即客二字云

誠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本無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

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

州始亂之所出也平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

不必自幽州始而上平字即又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

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

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

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無

東都字大夫七或作士以快

序

送區冊序

公曰供謂區冊即區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

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上

或有水有字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

吏十餘家皆鳥言夷而荒茅篁竹漢書嚴助傳穀谷之間

竹田曰篁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

奉期約下有在字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作士或

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自歐區治子之後後生者誓言

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意

卓然無矣字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是音登巨聲然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或作谷斯或作其入吾室聞

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

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然

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問或作聞樂上句無以字感下句無

乎字。今按放然喜陶然樂當為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

句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歲之初吉歸拜其親

酒壺既傾序以識別日也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

為道士以養其親高公作南下同隱九年聞朝

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或下

諸侯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

來面有能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或作恨無一

挫為國啓先夷挫為國啓先夷詰詰詰詰三下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
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
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
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感擇未及斯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感擇未及斯
是寧當不候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
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
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補寒魚下清伊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補寒魚下清伊
高南即此類不可作伊若彼作高則此乃可作伊前兩處作
雖可通用然本不以此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倚大季作字
并子猶為人情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作
倫倫故俗道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滿之句則此作
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既非公
有它證見得上文果當作高則此却當改爲高矣
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疑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勸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
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而兩家之
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濟其不造其堂不濟其也不造其堂不濟其者也不造其堂不濟其
非往時張旭善草書非往時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狂走乃下筆或以
而書既醒不治他伎而書既醒不治他伎時或作善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
平生皆非是書平生皆非是書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
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端
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
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無遺餘絲情炎於中利欲關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
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情動於後字今閉師字暑氏一死生
解外膠諸本並作膠也莊子內觀者不以膠而損義蓋同此。今按膠
者下著相墮而力之謂也不當定作膠。是其為心必泊然
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
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於字非是。今按善幻閉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幻見果作善幻。今按善幻閉
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胡下或有神所稱宋。今按善幻閉
其後不至解衣解衣謂解衣。今按善幻閉
法謂是之此按善幻公。今按善幻閉
沐遠甚之則其氣公。今按善幻閉
而後發之則其氣公。今按善幻閉
不可知其耳此自善公。今按善幻閉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為國其國海內外無小大咸宜順

於朝朝以朝。今按善幻閉
大者詩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今按善幻閉
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此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
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
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惟由是殷侯。今按善幻閉
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抗本無命。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
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
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
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或大夫或作。今按善幻閉
省息井切。今按善幻閉
善人詩三。今按善幻閉
善云刺音。今按善幻閉
願婢子語何。今按善幻閉

此當為正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有矣字

送揚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或作疎漢書

疎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

歎息泣下共言其賢張或作張張字况

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

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

揚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

歸其鄉或九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揚與二疏其意豈

異也或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非是予奉在公卿後

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

疋或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用之與

前已或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

不落莫否或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

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

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或又為歌詩

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

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或中世士大夫

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楊侯始冠輿於其鄉歌鹿

鳴而來也或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

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

人歟其在斯人歟或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既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

於大人君子之門也惟或相國龍西公既平汴州有董字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晉祭文石本同考下同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有觀字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官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孫紳天台山賦曰恐為金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龍章為公進平維西表曰業維年矣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詩和即謂其聲之和也若作諸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說非是關或作開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感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正字序
湖南李正字

貞元中愈從大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

汴之盜賊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大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官下或有負外字王下或有府字亦用此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此二字爾作收皆非是此謂東都也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大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無則字子下離十三年幸而集歎得燕而舉一燕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成或作盛惟愈也業未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授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二孱之寒飢聚

而館之疏遠軍至定創或作創定至則當作至而俗道不至多言不至字也法之類以化音所引考之却當作在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字已或作小還者皆為詩俞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序

送石處士序

孫其字履川洛陽人羅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

路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或有遊洛陽參

河陽軍節度補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隱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辭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三良造

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家方今寇聚

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勸地歸輸之塗治

法征謀宜有所出收當以諸本本作歸而讀本作歸而讀本作歸而讀

於是讓書詞具馬幣下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

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朋友朋友宵則沐浴沐浴戒行事載書無闕道所由或無則

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或有或有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

能以道自任以然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

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真先生別以下

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真先生別以下

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真先生別以下

此間使下句全無文理字而脫其中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怕

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

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字

謂或作諂皆非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

圖木作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效蚤夜以求從祝規或有不

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

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多下或有於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

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首無下或有留其二字東

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

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市或作賈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

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

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

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

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

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

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

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

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

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或無字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或無字

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或無字

蜀本天內外二字或作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

字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
稱為言致私怨於盡取也至字其或作具留守相公首為四
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字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一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
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闕本
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
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帥必戎服左握刀
右屬弓矢帕莫白切帥詩音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无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
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
拜不許乃止有全字更或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
行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二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

而後能至變夷輕易怒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

風一日音風一日音風一日音風一日音風一日音風一日音

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上音

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或

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雜音而禽獮

助音助音助音助音助音助音助音助音助音助音

毛人夷賈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音羅流求

數州或數州或數州或數州或數州或數州或數州或數州或

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

痛毒之患外國之貨日不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僧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僮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此語蓋推本博學用變後復與此界同邪。今按通鑑監權家多此交律博學不計變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京師營田和雜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舊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故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後書王遵博有地所字

此所當也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無字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贖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無字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此皆非是或有字其或作有。今按上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二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

服朱銀或作朱金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

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

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然幾所謂兵農兼

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云幾字務大臣方持其議吾

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憒人以車船自他

郡往輸粟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

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怕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

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

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

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

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

策西北邊故所沒也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

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 校理序鄭字相餘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

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社曰郭常以寵丞相為大

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

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下字由是集賢之書

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

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

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

勸斗矣家下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

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

既於字二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

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後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耳字或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更與留守之從事竊取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司下或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

詩下或有日字注
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閣

天祿閣各漢時有貢此賦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衫和鳥

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弄音弄擊
云鳥吟
親交或
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侍講盛山詩名○講或作論或作盛山唱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

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

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

豈韋侯謂哉躍躍從閣本元下躍字以下句能之非韋

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如能為辭章可謂儒

者子下元之字皆非是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

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

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

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

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

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

或作詠歌胸臆 因以為名胸臆從肉向聲考其義當作胸臆唐韻音壽

前漢志作胸臆巴東郡縣名也 漢之胸臆音壽

寧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胸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

而特集閣下者六人耳 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

經禁中 此時之及此年閣下作明年

年作序閣本時之明年也 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

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 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者本禁中下

有名處 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

厚字 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祕

書監温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閣下 和者下六人

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司馬

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温造自蜀本又作少監

朗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 於是盛山十一詩與其

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 山下 墓而為者將日

益多則分為別卷 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元 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

其居宿 作劉或无夜字 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

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

楚語 為推警云一 警字也高結喉而結陸賈傳尉佗魁結

有推警云一 警字也高結喉而結陸賈傳尉佗魁結

結喉而高 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非是蓋長頸不作推結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二字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剛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

二子齊應曰就矣下請字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此皆或作子皆就下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元取開辭何書五字鼻息如雷鳴二子但音形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襲襲音形二子亦困遂坐睡音形道士不見音形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又不返即出到門竟無有也音形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

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入耶

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前巧匠斲山骨剗中事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外苞乾蘚文中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足自安當鼎臯間妄使水火爭當鼎臯間妄使水火爭大似烈士擔圓如戰馬纓香爐尖下與鏡面平秋瓜未落蒂凍羊強抽萌氣閉細泉幽竇傾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然益見小器盈團團類天成團團類天成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雙上為孤又似無足鑽又似無足鑽可惜寒食球擲此傍路坑

何當出灰地然也切無計離群明陋質荷對酌狹中愧提
擊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羹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
明徒示堅重性作小不過非合盛師服或作中番或作合台傍似
廢穀仰作房心側見折軸橫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以
茲翻溢愆作烈實任使誠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
直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諸本此下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全勝瑚璉貴空有口
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攪惟南子行法與擲弱而受牛謝
通國本一也平上聲磨磨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謂此
物方施行四瀆並亦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性
門人然不應明為如是之甚且言亦明以明形是不然則軒轅寓公性
公自詞耶而列仙傳又有之甚且言亦明以明形是不然則軒轅寓公性
詩句法全之義又與愈者相類即張籍所識與人為無反切近
雜字亦者也義又與愈者相類即張籍所識與人為無反切近
乃之故為幻以資笑諺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聲竟目
而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祭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作十一年諸本或

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

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京

為御史是冬即

不得云東如京也

師尸葬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

東如京也

京為洛陽也

洛陽乃是以其所別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東

如陽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里其大勢亦不得云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

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

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

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天子於劍鏗

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孔聖亦云其遑遑

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薦酒竟髮髻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

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

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

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

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

為客主之禮

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

民又屬觀云云定微呂本國主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與如子而之下當有俱字

時未幾皆化翁然非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

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問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又或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

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父者惟詹歸閩中

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所趨父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

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住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

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

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

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或以來或作而來有得

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

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作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

以詹志云之詹作之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

事嘗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

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或作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或作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冤鬼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疆或作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鳴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或作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或作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作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作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

文耳或作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或作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或作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或作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焉

獨孤申叔哀辭

眾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或作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怕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作抑蒼茫無端而整寓其間邪或作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作聞其聲如見其容或作烏寧遠矣何日

而忘於乎或

祭穆貞外文

為崖詩作罪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傳
注想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貞六端公之靈
曰穆貞自邪舊傳貞平檢校貞外郎杜強曾守東
都時為從事官與此文合新傳貞終侍為史故晁
本林端
公如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我北奔避盜來攻作或晨及洛
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子有令聞我來
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作或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
厚不知其可或作而於後八年君從社俟我時在洛亦
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
鳥鳴之朝我響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
歌或以偃倒或作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
則也富作復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似或作主人信讒有惑其

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赫赫有聞王命
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或作直自
或皆作河上懷主人內閱其私或作進退之
難君處之宜或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
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
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或當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
聞君母喪是下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
我之至入門失聲或作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
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注李使君問錄云祭不
李郴州文尤雅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出篇首又云維元和
元年歲次景成二月乙未

湖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
負外二兄之靈與可曰考之唐晉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
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當貞元之癸未
揚皇威而左授未或作丙九年貶陽山令時也伏荒炎之下邑
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清光於暫觀而言莫交
而清無由既不貫而奚售莫或作若哀窮遐之無徒挈
百憂以自副或作荒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
疾接雜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古切苞
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質投叉魚之短韻魏韜取而舉秀
跋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音憇水木
之幽茂逞爽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航北湖之空明觀鱗
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眾管嗽而並奏或作
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備躬輟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二鼓運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騁念睽離之

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編紵以託心左氏哀二十九年吳相
於或與雖緣俸之酸寒要技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
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承或見明旌之低
昂尚遲疑於別袖明躬以謂本作銘以閣本意交酬而迭
舞奠單杯而哭極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或作
將皆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唯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
其何話書辭作年介後後用此年此是是洞古往而高觀
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
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二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
子博士韓愈大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

切又戶歌用遷灑州水名浦為人受瘞州刺史民稅出遷灑州水名浦為人受瘞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掌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中不當作下紀作已事或作著。今按上文已有下韻則疑也事功作著功於理已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以可疑姑以理已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然無所據不敢改也而設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美憾不余鑒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貞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曾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措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薛中丞薛存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勸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薛中丞薛存中丞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僚典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裝二十
一兄之靈六苑作元和九年朝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
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
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
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
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獨立
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
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禮諸本多作樽石之儲常空於
兩甕丁虛切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
早接遊從欽道義致誠溥莫以訣怒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兩文第二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
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美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
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
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
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下先旅切又音
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具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
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股脩之奠初于大湖神
之靈脩或作時丁喚切股脩之奠初于大湖神
得熟以獲也或作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發也木

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
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
也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
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
力支引也首置也雲陰卷月日也日月幸身有
漸也衣口得食給神役也知得或作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
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備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
懷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細細日鮮鮮清
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
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
乞晴于爾明神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幸若饗若答或
黜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

俗謂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念謹下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
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祝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
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

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余雨既霽
蠶穀以成婦耕男忻行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

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卷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

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
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
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

所祈尚饗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原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无袁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天降之罰以父不兩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罪下句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詢而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或无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

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

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宜足追惟凡物之生不

願為材謂非是儀樽青黃謂木也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謂馬也

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是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

謂中其為失性均也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

匠旁觀縮袖聞旁觀非是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
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嗟
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
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
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墜或子念
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元此尚
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
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
泗字或只許兼在月日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
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
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

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
帝之心去潮即表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
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此或作二以石本云此蓋言卅年
按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致忘前歲夙
之夜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因謹非是夙
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力或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
之飾暗昧不圭不稱靈明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暗
集韻齋齋也明也通作圭詩圭為圭圭詩圭為圭圭詩圭為圭
氏令州里除不編也通作圭詩圭為圭圭詩圭為圭圭詩圭為圭
占氏春秋由圭字也靈明或作明靈司以此類非一外無四垣
堂陞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
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
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
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
萬世不忘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

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此四

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此蓋後人以碑本附

入閣沈皆无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

於此但以閣本本閣遂自刊去亦

可惜也今以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寶司業文其墓事見墓誌中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

司業寶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

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

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僅命守高

平澤州高命副儒宮編緘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祭考妣孝

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八年孰非翁

望公以閣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

文所謂三五人常年羣序羣有繼珠集傳于世刺史郎中四繼

三同職言書常年年羣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

蒙既愛既勸存脉之遠受誘非是自視雖殷望君飛鴻四十

年餘事如夢中如夢本皆如此以閣及南唐本公事半

夢與可以守至神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離不知如諸本

不離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

德以空詩文愛勸而又稱許也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

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

蜀本注此謂侯喜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毅中省進馬估致祭于亡

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

義困不捨遺惻或作惻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

二紀于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

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
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日少年之時日
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然曷為
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
尚饗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
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眾二
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稿以
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
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無和從閣無和本德無和天下無和或有人字
當為民字以下句同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煙
用字用字本在下句同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煙
字字下本在下句同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煙

下聞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
神于或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
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稿乃於甲乙之日依佳
古法龍曰黃龍黃龍長長八尺居居中身身
龍龍七長七長各三丈五尺各三丈五尺於東方丙丁日為赤龍一長七丈小
長二丈五尺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為白龍一長五丈長五丈小龍七各作
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以惠茲人急急如
律令時作作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
射馬公十一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德備天故生之其
必有意將明昌初試試或滑滑州州斥由尹寺適彼彼

閩隸既又上音業下音屹跋上音拔顛而不踳切於

也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毀都向交州抗節番番

禹去其蠱蠱繼越大蘇或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

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

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

雀乳不見梟鳩惟蔡及許舊為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

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其餘律卒切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制音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惟東有制惟西有馭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按此用左氏身

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華
門或作問今我此用慶者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又公實
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
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或莫以叙哀其何能致嗚
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歛其遺服櫛珥櫛側切珥乃

始鏡切或曰葬也禮記于篋月日十五日則一出而陳

之抱嬰兒以泣帶也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

中然則繁字通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

豈有益邪作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

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西

之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

學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身壽釋迦示
現之地也然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无量壽如來其
國無三惡八難眾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爲友
有能誠心大歸願心息土者尚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
後出外武君無文南也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
月日十五日復出其篋寶而陳之其篋寶抱嬰兒以泣且殆
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
然乎曰五日字平字或於是在海字下於是悉出其遺服御佩合若干種就
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
曰哲哲者目存哲二或丁寧者耳言忽不見者不聞有下或
字或无莽誰窮者本源圖西佛者道予懃以妄塞悲者慰新
竟新上或斯字嗚呼奈何者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驥之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
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獲發憤

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續或作續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
政有聲推或爲遂永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
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五福具有始或作是大夫士家孰不
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
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敬昭尚饗

祭十一兄文公從兄

月日從父第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
故魏州司戶府君之靈或无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祖顯素
挂州長史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發見於世系惟兄
及公集才五人又有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發見於世系惟兄逸矣惟兄
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借居疾藥不親飲不
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生死虧恩奔或作歸女教男反骨本
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饗

祭鄭夫人文

單影隻嫂常撫汝指曰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
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
遇汝從嫂喪來葬杜詩又二年吾佐重丞相于汴州汝來
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謂下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
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
果來佐上或相叙字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
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或上嗚呼孰謂
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
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
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
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
動搖謂是陳后山詩平陳郊毛禿荒二本此也今俗本作古書

如蕭忽多相近之類皆一字念諸父與諸兄皆康疆而早世如

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

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夭而

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其

字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

乎少者疆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

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東野之書取蘭之報何為而在吾

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

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

難明矣謂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雖

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蒼下或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志氣

懸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

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
提者後繼曰汝之子始十歲謂謂則年之始十歲謂謂也其
年家此年謂進上其年以年則年之始十歲謂謂也其
後如此此年謂進上其年以年則年之始十歲謂謂也其
老或二子則謂進上其年以年則年之始十歲謂謂也其
手或二子則謂進上其年以年則年之始十歲謂謂也其
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
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憂下或九之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
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
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取蘭之報無月日賦作蓋東野之
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取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无
言或作或或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篇當謝諷月日者蓋
言以謂之葬所以九月日者由也其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
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或或然乎蓋字今吾
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
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
婢並令守汝喪或作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
惟其所願願下或有一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
吾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空
下或有一字不臨其穴並有得字或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
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
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或當
難待及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
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
呼哀哉賦既尚饗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靈子無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長歸與一卅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尚饗

祭滂文

漢曰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為極深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韶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表滂至表辭葬詳見公所誌墓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何嗚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鳧無依漉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相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備或姿相豐端不見鬪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無傳字或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傾或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羣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

悼未字緊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
豈利之踐虺豺發興於閭府署割或作償其恨狃君猶高露
刀成林弓矢穰穰作一萬為徒謀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
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尔變色君義不辱殺
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
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山無所於葬輿竟東歸於葬或
興或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挈女文

祭女挈女文古本祭文與廣韻皆作女挈重
維年月日阿爹河八使汝妹以清酒特果庶羞之奠祭于第
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極或蒼黃分
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

南行或亦隨謹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或
古本或作女顛顛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
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
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竟單骨寒無
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
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二或作宛二宛
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
送或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